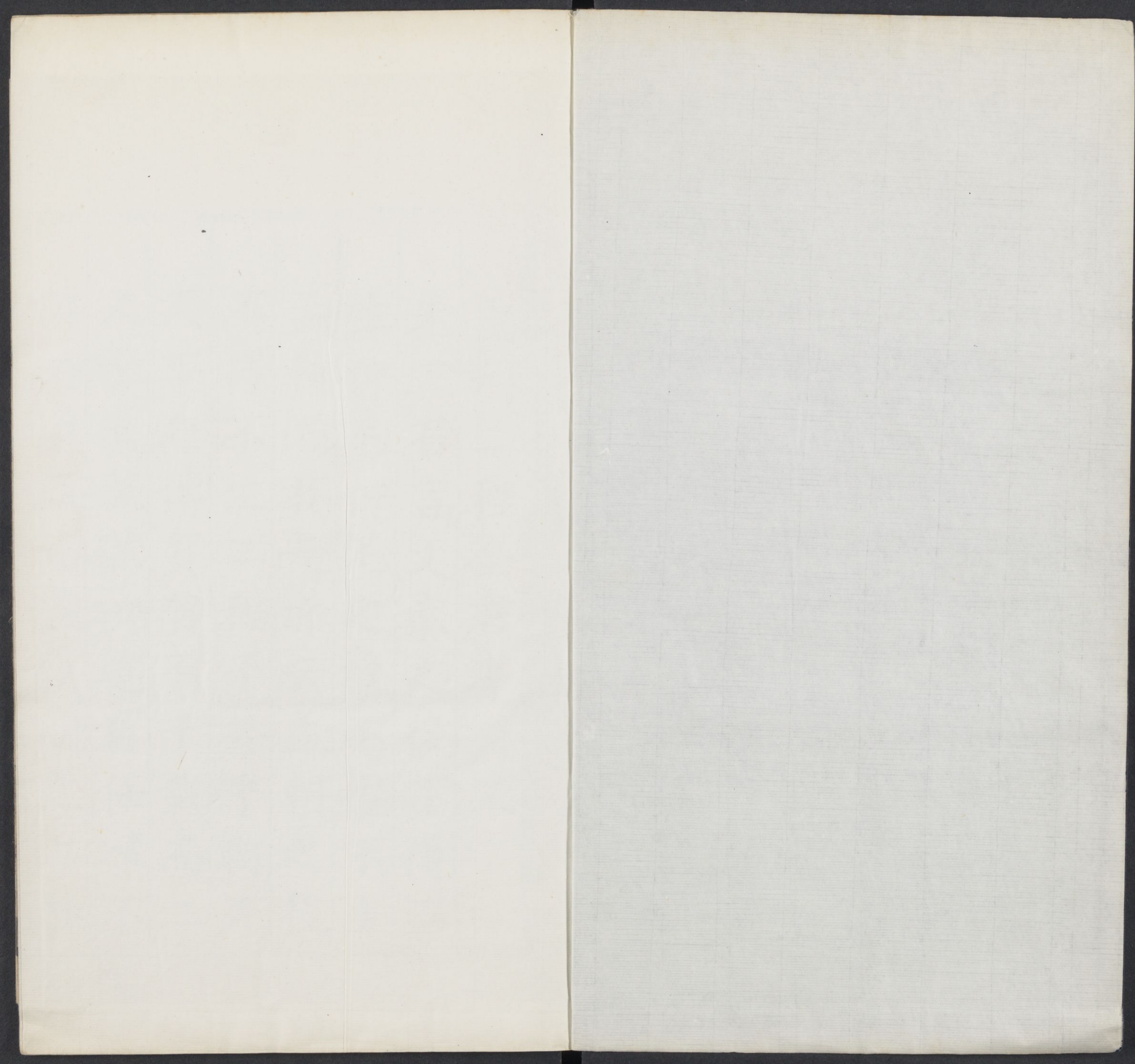


T9111/1285

1



重刊二程全書序

先正有言文武之後不得  
生仲尼仲尼之後不得  
孟軻瀚於是亦云孟軻之後  
不得不生二程子於乎軻死  
天下無傳賢賢百千載而二  
夫子出毅然以道自任續不  
傳於遺經而盡發明之仁極

重刊二程全書序

先正有言文武之後不得不  
生仲尼仲尼之後不得不生  
孟軻瀚於是亦云孟軻之後  
不得不生二程子於乎軻死  
天下無傳貿貿百千載而二  
夫子出毅然以道自任續不  
傳於遺經而盡發明之上極

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孟之  
精微下若陰陽事物神仙怪  
誕無一而不歸諸正有以破  
千載之感微二夫子則道卒  
喪而言卒湮矣千鈞一髮之  
際天豈無意耶故曰孟軻之  
後不得不生二程子當時一  
言一行門人爭相記錄各自

為書傳之於人人若遺書外  
書經說文集在宋時固已板  
行號程氏四書自時迄今幾  
四百年書在人間各相珍襲  
好事者往往刻其所藏本天  
下間國子監丞洛陽閻君子  
求得四書及臨川譚元之  
五蒐輯遺文遺事合為一書

大師南陽李文達公題曰二  
程全書而爲之序今學士泌  
陽焦君爲編脩時嘗爲校正  
南陽知府陽曲段君可文實  
刊行之二先生之書至是亦  
昌矣然板留偏郡字多漫漶  
行亦不廣學者憾焉瀚自志  
學即好觀二先生之書竊以

爲是書與六經相古今六經  
薄海內外無處無之而是書  
之全者既不可盡見其僅存  
者又不得徧海宇而人觀之  
嘗欲取南陽本與家藏舊本  
參訂梓之而力有所不逮頃  
者奉

命來按河南親歷先生故址謀

酬初志訪得各本遂屬叅議  
康君孝隆重為編輯僉事彭  
君性仁復從而校正焉又採  
程氏家譜象贊揭於前俾學  
者開卷起敬并取宋史程珦  
傳及謚議制詞諸文係於後  
以見二先生之道前有所啓  
生雖見擯斥而其後卒大行

也書凡六十五卷繕寫既完  
河南知府東嘉陳君文德樂  
承繡木之任河南二先生鄉  
郡居四方之中素稱多士書  
得梓於是其不與六經相悠  
久徧於人人也哉是業也陳  
君其永之時

弘治戊午冬十月朔

程太中公像



全書前序

020 / 81M



太中公贊

宣因重刊程氏全書間又得其家篋  
中三公像甚古遂命工摹刊全書之  
右而純公正公故皆有贊獨太中公  
缺之竊謂太中公贊不可缺故敢僭  
補之云  
突然天造粹然自存伊洛發始道學啓源  
歷官十二振耀乾坤不先有開誰裕後昆  
於乎若人小子有言

東嘉後學陳宣謹贊

太中公生于洛莖于洛而陳侯既補以  
贊伊洛縉鄉視二程之贊各兩景仰前  
賢數其敢為足云  
天地儲精河洛間氣人文有開性學獨味兩  
賢之宗三朝之貴顯顯令德顯顯弘毅道啓  
中原光生百世

洛陽後學喬縉謹贊

明道純公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溥

朱熹贊

天高曷依地厚曷載誠立於中亘古無  
外嗟嗟先生元氣之會幼而知此參合  
成大渾渾充融見於面背承風革心孰  
為頑獯我不及門亦霑餘霑遺像遺言  
敬傳未艾

陳齊之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  
源

張栻贊

從容見道左右逢源面粹背益邪閑誠  
存教如時雨德如春溫使相熙寧福被  
黎元

趙汝騰贊

明道純公像



伊川正公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音者希孰識  
其貴

朱熹贊

道如皎日絲毫不隔人自途之轉南為  
北寥寥千載鱗鱗百家精疲力憊言多  
道遐惟吾夫子神交累聖一念合德千  
差盡正發古關鍵推與人同學焉得此  
作聖之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通力扶斯

文仲而復起我瞻遺像非沒非存傳之  
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  
知道者將誰告語

張齊之贊

窮理盡性居敬集義道紹前哲言詔來  
世潔靜精微篤實弘毅講筵奏篇伊傳  
經濟

趙汝騰贊



伊川正公像

三象皆臨程氏家譜真容

重刊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

二十八卷

附錄

一卷

外書

一十二卷

經說

八卷

文集

一十二卷

文集拾遺

一卷

續附錄

二卷

重刊二程全書總目錄

重刊二程全書目錄

遺書目錄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顥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

錯編者故今以為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

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已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已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

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游酢字定夫建州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真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于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文說本在端伯傳以其說不分

二先生語附于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

議論附于此

蘇昞李明錄關中人張氏門人也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維氏人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錄元祐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

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不知在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平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案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



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

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日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周孚字靖國初從學毗陵人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唐棣彥思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視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是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

何人所記獨間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果暢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

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

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

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

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者當時記錄主名語意

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

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

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

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

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

惇得來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

生日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

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

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

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  
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  
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  
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  
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  
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  
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  
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  
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  
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  
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  
後之君子云爾

### 附錄目錄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作

門人朋友敘述

劉立之邢恕

朱光庭范祖禹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墓表

伊川先生作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張

奏狀

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

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

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

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

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

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

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

著于篇合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

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

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

安朱熹謹記

外書目錄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

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  
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  
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按問學拾遺

本別為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

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  
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  
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

汝川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臯  
子其子忠恕字貴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  
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

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揚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發明義理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彙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

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

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

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

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

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

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

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

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

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明道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詩

顏樂亭

偶成

游鄆縣山詩序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游紫閣山

彌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殮甚佳

澗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北到山前却

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游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窓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春雪

晚春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

西湖

環翠亭

中秋月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贈王求甫鐵如意

送呂晦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履游白石萬固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

野軒

汗亭

藥軒

晚輝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即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陳公廩園脩禊事席上賦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哭張子厚先生

第二卷

奏劄表狀

論王霸劄子

乞留張載狀

上殿劄子

請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提刑表

論十事

論養賢劄子

第三卷

謝澶州簽判表

書記 祭文 行狀

答橫渠張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祭富鄭公文

祭彭侍郎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第四卷

墓誌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殿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程邵公墓誌

澶娘誌文

第五卷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為太中上 皇帝應詔書

代太中上 皇帝書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應詔疏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水昭陵疏

第二卷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三卷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第四卷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殺薄昭論

賑濟論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脩立孔氏條制

四箴并序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禊飲詩序

遺金閣志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為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詩

聞侯舅應辟征南詩

遊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第五卷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侍制相見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書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定親書

又書

答求婚書

第六卷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并圖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柩棺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禩

河南程氏世系之圖

第七卷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第八卷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瞶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為崇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始元

全書目錄 二十四  
祐諸臣罪先生坐奪為所薦責治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鐸曰我昔  
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  
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昂  
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  
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  
卒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

幾馬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  
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  
行

文集拾遺目錄

遺文一十七篇

舊一十五篇

此與下傳聞續記俱善心  
所蒐輯自序所謂遺文遺事

放蝎頌

酌貪泉詩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帝說

書銘

與方元策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傳者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

與橫渠簡

答謝良佐書

寄范淳夫書

新增二篇

上仁宗皇帝書

祭姪端本文

傳聞續記一十一條

按外書有傳聞雜記此則取諸舊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等書而載以補之

續附錄目錄

卷一

舊十篇

新增一篇

卷二

新增八篇

按遺書有附錄今加續字以別之  
舊十篇原題後序今俱入附錄云

重刊二程全書目錄終

二程全書第一

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端伯傳師說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  
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  
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  
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  
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



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

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  
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李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  
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  
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  
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

慶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  
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  
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  
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  
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  
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  
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  
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耶

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錢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来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顓曰此學不知是本

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  
本是利心上得者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  
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  
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  
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得燈錄幾人云千七  
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  
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  
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  
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

七百一人  
迹

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  
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  
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  
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  
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  
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

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  
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

性一作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

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

所用力

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知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見註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面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

慙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遶迤  
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  
某却實從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頃可以至也至相  
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  
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  
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  
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  
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  
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  
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  
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  
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  
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  
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  
走荆棘散亂楛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  
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者非也。蓋古  
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今之城隍衣冠而象之是乎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拜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  
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祀有  
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占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  
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

類而依之人與天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

尸各既已繫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

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

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

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

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

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

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



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  
繫甚重豈可忽哉

顓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  
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  
怠慢之心生矣非涵養也

以直內是  
涵養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其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  
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  
對欲只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  
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一人皆中即為

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  
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  
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  
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意之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  
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  
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

何以得之矣加主蓋先已識得是此

便不和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  
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  
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違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驥駘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以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顧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下眩人臣醉  
小氣一公  
乎推得也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蹌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

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與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心亦不可謂性

善有自幼而惡右稷之克岐克疑子越椒始是氣稟生人知其必滅若教氏之類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

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為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慶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二程全書第一

二程全書卷一



